

### 10. 必然的结局

人固有一死。这是最终必然的结果。但是，死亡也有很大的不确定性。

莎士比亚笔下的哈姆雷特在思想自己的结局：

死了；

睡着了；

什么都完了；

要是在这一种睡眠之中，

我们心头的创痛，

以及其他无数血肉之躯所不能避免的打击，

都可以从此消失，

那正是我们求之不得的结局。

死了；

睡着了；

睡着了也许还会做梦；

嗯，阻碍就在这儿：

因为当我们摆脱了这一具朽腐的皮囊以后，

在那死的睡眠里，

究竟将要做些什么梦，

那不能不使我们踌躇顾虑……

倘不是因为惧怕不可知的死后，

惧怕那从来不曾有一个旅人回来过的神秘之国，

是它迷惑了我们的意志，

使我们宁愿忍受目前的折磨，

不敢向我们所不知道的痛苦飞去？

下面是这位智者在许多世纪以前说过的类似的话：

或是爱，或是恨，都在他们的前面，人不能知道。凡临到众人的事都是一样：义人和恶人，都遭遇一样的事；好人，洁净人和不洁净人，献祭的与不献祭的，也是一样。好人如何，罪人也如何；起誓的如何，怕起誓的也如何。在日光之下所行的一切事上，有一件祸患，就是众人所遭遇的都是一样，并且世人的心充满了恶。活着的时候心里狂妄，后来就归死人那里去了。与一切活人相连的，那人还有指望，因为活着的狗比死了的狮子更强。活着的人知道必死，死了的人毫无所知，也不再得赏赐，他们的名无人记念。

智者总结道：

凡你手所当作的事，要尽力去作，因为在你所必去的阴间，没有工作，没有谋算，没有知识，也没有智慧。

事实上，这位智者的情况比可怜的哈姆雷特还要凄惨。死亡是一阵能将生命毁灭的寒风，冻结了所有的希望。那无法避免的结果，也产生出很大的不确定性。死亡带着嘲笑者的面具，最终公平地临到每个人身上：义人和不义的人，富人和穷人。死亡使生命的所有差别都变得毫无意义：

智慧人的眼目光明，愚昧人在黑暗里行。我却看明有一件事，这两等人都必遇见。我就心里说，愚昧人所遇见的，我也必遇见。我为何更有智慧呢。我心里说，这也是虚空。智慧人，和愚昧人一样，永远无人记念。因为日后都被忘记。可叹智慧人死亡，与愚昧人无异。

智者看到，我们对生命只能得出一个合乎逻辑的结论，这一点与圣经中其他地方所说的也相符，那就是，如果没有死后的盼望，没有复活的应许，我们就吃喝快乐吧，反正明天我们都会死去。“虚空，凡事都是虚空。”

要明白这一点，无需极高的智力或超人的分析判断能力，这只不过是诚实思考而得的结论。这位智者无疑是一个聪明人，但是，他在此并非作为一个天才发言，而是作为一个普通的现实主义者来讲论。现实主义者面对“日光之下的日子”的最终真相时，都会说出这番话。日光之下的日子总有到头的那天。没有上帝，这就是一切。我们必须尽自己所能地享受这一切。

无怪乎，在智者这篇编年史的中间段落里，有一股浓重的愤世嫉俗的意味。当他揭下自己那自欺欺人的面具时，他明白了，如果没有上帝，自己不过是尘土，也将归回尘土。自己本就是无有，也将归于无有。

但是，还有一个问题：他真的能够接受这一切，活在这样的境况中吗？他真的能够接受这样的现实，就是自己的死不过是无休无止的虚空之河中的一滴水而已吗？进一步讲，他能够一直在这样的现实中活下去吗？他能够永远地止息那从自己身心各处发出的“生命绝非仅止于此”的呐喊吗？

作为一个智者，他必须为这些深植内心的本能的渴望找到一个解释，才能面对这一切。

（选自《日光之上》| 张宇栋译，团结出版社。）

（本文收录在《傅格森文集》里，需要纸质版，微信联系：271087029）